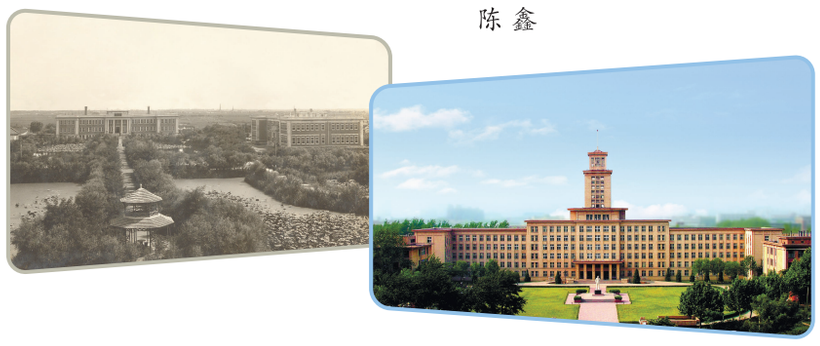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5年12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 美术编辑:卞锐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历久弥新的“爱国三问”

陈 鑫



1935年9月,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关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新学年“始业式”上向学子们提出三个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老校长要求大家每日“三省吾身”,做到知行合一。不久,全校学生参与到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积极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南开成为社会公认的爱国模范、抗日基地。这种教育环境也成为英才辈出的沃土。

今年是“爱国三问”提出90周年,“一二·九”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爱国三问”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值得我们在内心中不断叩问、反思、回答。

因何而问

1935年的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东北已然沦陷,但日寇并未收手,图谋策动“华北自治”,继续蚕食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力,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战上,对外则不加抵抗、节节退让。这一年,又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签订,国家门户洞开。如果华北沦陷,南开系列学校也难以保全。当此之时,学校何去何从?青年们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

年近六旬的张伯苓为“教育救国”拼搏大半生,可是国家反而走到了“国将不国”的局面,办学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年9月初,他专程到南京,争取教育部和各界的支持。七八十名在南京的南开校友召开欢迎会,也询问校长学校的未来。张伯苓对校友们说:“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如没有了国家,即使学校幸存,徒为敌人利用,以愚弄我国民,办南开学校,又有什么意义?”

回到天津后,张伯苓心情仍不能平静,此时新学年已经开始,他感到应该与新老同学谈谈当前的情况。张伯苓的讲话内容后来刊登在《南开校友》杂志上。可见讲话不仅是针对在校学生,也讲给所有南开系列学校离校的校友,说给遍布各地的全体南开人。讲话的题目是《认识环境,努力干去》,因为他认为“教育是帮助人应付环境的”。当时的环境如何呢?张伯苓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国,而这个国可是没有门,没有墙,这怎么好!”这是对“不抵抗”政策的痛斥。国家的墙“整个地倒下去”已成为危房,然而住在墙下的国民都认识到危机了吗?并没有,很多人仍只纠缠自己眼前的利益,根本没有想到国家存亡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张伯苓希望南开人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

认识环境之后,关键是怎么去做。张伯苓的讲话总结为三个要点:“公、诚、努力”。“公”,首先是现代国家观念,要让每个国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张伯苓最为痛心疾首的就是看到“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有好人”。对国人的幸灾乐祸,其实是自己缺少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当时中国人口虽多,但如一盘散沙,相互攻讦,内斗不止。张伯苓感叹:“这就是亡国的根源。”

说到这里,张伯苓提出了那振聋发聩的三个问题。他问同学们:“你是中国人吗?”同学们回答:“是!”他问:“你爱中国吗?”同学们回答:“爱!”他问:“你愿意中国好吗?”同学们回答:“愿意!”听到同学们肯定的回答,张伯苓说,“如果希望国家好,你就要得愿意中国人全都是好人”,南开人要“由一班、一个学校起下工夫,练习为公”。

有了“公心”之后,还要“诚”、要“努力”。“诚”就是真诚,不糊弄。张伯苓说,“南开要的是‘傻子’,不要聪明的”。所谓“聪明”,即今天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张伯苓要培养的人恰恰相反,要“傻不济济的干”,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对于“努力”,张伯苓比喻说“十一二月北风刮的顶厉害的时候,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这也就是南开人常说的“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同题共答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义之声响彻全国。12月初,为了反对“华北自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爱国青年的广泛响应,“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引发深切共鸣。

在天津,这年12月18日,全市学生举行大规模抗日示威活动。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等校学生组成,北路由当时的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法商学院、女师学院、河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组成。两支队伍冲破军警阻拦,在金钢桥胜利会师,最后会集到南开中学操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成立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抗日宣言和通电,决定进行全市总罢课。

12月20日清晨,南开大学300余名学生在学校集合后,分头从不同车站登上同一列火车赴南京请愿。对照当时在校人数看,这几乎就是全体学生。行至沧州,铁路局发觉,列车因此受阻。此时已是寒冬,车上断水断火,学生们忍饥挨冻,坚持斗争。他们在沧州车站附近进行演讲、宣传抗日,不仅“全车旅客及站中民众无不被感下泪”,也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津浦员工消费合作社送来粳米70斤,沧州中学师生邀南开学子讲演,还请百人赴该校暂宿。

南京国民政府高度紧张,蒋介石指派两名专员北上劝阻学生,教育部发专电要求学校“派得力教职员,引导诸生返校”。实际上,校方对此次活动采取了默许态度,派了4名教师前往“送致食品及医药用品”,并未强迫学生。经过3天抗争,蒋介石的专员表示“可代达学生意见”。经此行动,南开人的爱国之诚进一步得到社会认可。《大公报》称:“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

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全国压力,同意召开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座谈会。张伯苓亲自带领南开学生代表当面向蒋介石提出颁明救国方针、宣布华北屡次外交真相、切实保障华北安定与华北教育等要求。

参加“一二·九”运动不仅是呼吁与宣传,也让学生们自身的意志得到了锻炼,觉悟进一步提升,由此揭开了南开大学抗日救亡运动新的一页。从此,更多进步学生加入学生会,并与平津学联建立起紧密联系。1936年初,部分学生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南开大学支部相继成立。南开师生的爱国活动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5月,南开校友周恩来自陕北瓦窑堡致函张伯苓,希望老师用自己的声望,“一言为天下先”,促成“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后来,张伯苓确实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7月,日寇将南开校园野蛮炸毁,并宣称南开是“反日的基地”。

听着“爱国三问”入学的南开学子,成为爱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有的走上抗日战场,涌现出许多抗战英烈,书写了诸多动人事迹。“三问”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践行并实现了升华。

问下去,答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指出:“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今天,南开大学师生每逢开学、毕业、重大活动都会重温这三个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三个问题看似平常,但实质上关涉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题。每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与身份认同是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南开教育家、化学家申泮文曾总结南开教育的精髓说:“爱国主义教育出英才。”在民族危亡之际,爱国让青年学子有了明确的努力目标和方向,为国家、为民族成为学习、工作的动力,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更加投入。也正因此,在抗战烽火中的艰苦岁月,南开、西南联大还能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在当下,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时,“爱国三问”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在与国家、社会、集体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真正的爱国决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中。虽然中国早已不是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在一代代先辈的奋斗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正朝着“强起来”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仍然在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我们为之努力。正如张伯苓要求南开学子每天都想三遍:“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每日“三省吾身”,才能不断警醒我们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

“公、诚、努力”是张伯苓自己对“爱国三问”的作答。是中国人,就要有主人翁意识,怀有大公之心;爱中国,就要爱中国人,诚诚恳恳,拒绝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愿意中国好,就要踏踏实实,顶着困难向前。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一代一代践行下去。

题图左: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的南开大学校园

题图右:如今的南开大学校园

《走街串巷说天津》序

林 希

罗文华先生传来他即将出版的天津历史文化随笔集《走街串巷说天津》电子文稿,嘱我写序。说到写序,真让我勉为其难:身为通俗小说写手,怎可为学人的著作写序?然而,在读了罗文华先生这部文集之后,我竟然斗胆欲试,要以通俗小说写手之身与学人为伍了。

罗文华先生的文章,除了他那些关于钱币、邮票的生花妙文之外,我是篇篇必读的。罗先生做学问,涉猎极广,上至文学、历史,再至收藏、鉴赏,下至民俗、里巷,闲时还有诗歌、小说发表,另有翻译著作行世,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可喜的是,罗先生更于天津地域文化上精心探究,亦多有建树,他写的《消逝的天津风景》《七十二沽花共水》《流金溢彩解放路》《〈点石斋画报〉里的天津》等著作,有口皆碑,成为人们了解天津历史、研究天津文化的必读之书。

说到研究天津地域文化,鄙乡不乏名家,也有人被封为“大师”,但是罗文华先生对于天津地域文化的阐述最具有个人特色。他的这部《走街串巷说天津》向你诉说的,不是单纯的地域知识,更不是那些俗不可耐的导游套话,而是向读者展现出一座著名大都市中几十条街道和胡同沧桑的历史沿革与独特的文化内涵。罗先生更以诗意的情怀、温馨的文字述说他对这座城市无限的深爱。或者说,他是以欣赏者的视角讲述天津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更为可贵的是,罗先生将每一条街衢和胡同都放在历史和当下宏大的坐标系上,挖掘它们的历史价值,彰显它们的人文品格。

老天津人大都知道现在的花园路原来叫霞飞路,常出差的外勤人士亦大都知道上海的淮海中路原来也叫霞飞路,但是知道汉口法租界也有一条以霞飞命名的道路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再至于想知道这几条霞飞路各自的前世今生、风雨历程,那就要向罗先生请教了。像这样容易引起读者兴味与忆趣的篇章,在《走街串巷说天津》书中比比皆是。

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通商的大都市之一,几代天津人以汗水和智慧在这片退海之地上建成了一座国际知名的现代化大都市。这座城市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条胡同都有自己非凡的故事,更经历过自己的辉煌和蜕变。讲述这座城市条条道路和胡同的故事,正是告诉我们的读者不要忘记苦难的历史,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从而激发起我们把自己城市建设得更好的勇气和力量。

《走街串巷说天津》这部书,以独具特色的美文佳话,呈现给读者温暖的乡情,从而带来新鲜而醇厚的阅读享受。于我,在获得阅读愉悦的同时,还能以一篇粗浅的读后感,作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学人罗文华先生新著的序言,与有荣焉,幸甚至哉。

2024年11月11日写于美国圣迭戈

《赏邮阅史说天津》序

吴裕成

这是一部有关邮票的书。

面对五光十色的藏品,集邮者如数家珍。如果他讲得有来道去有听头,插册间那些打着齿孔的袖珍画面,或可如情境再现,展示岁月的纵深与宏阔;信封上那些盖着日戳的邮资凭证,或可有鸿雁般的起飞,导游于百态万物、大千世界。这是邮票的魅力。分享这魅力,应该说是一件很文雅的事。

罗文华先生以《赏邮阅史说天津》这部书稿做了分享者。话题围绕邮票上的津沽风物,以及与集邮相关的津人津事而展开。

讲述由清代以天津为中心试办邮政开篇,是很自然的。在这座城市,坐落于解放北路的邮政博物馆——大清邮政津局旧址,那幢有着漂亮雕花的青砖大楼,曾两次荣登“国家名片”。《中国邮政开办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四枚,第一枚图案就是“邮政津局旧址”;《中国邮政开办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四枚之首仍以“邮政津局”大楼构图。在邮史领域独领风骚,这座中西合璧的洋楼,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清代邮政楼房,其见证了中国邮政的起步,也见证了那个西风东渐与风云变幻的时代。

1878年(清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属虎的年份,不妨称为“中国邮政元年”。这一年,成立海关书信馆,以天津为中心,将京、津、沪、牛庄(营口)、烟台五地间邮务向社会开放,收寄华、洋公众邮件。这一年,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雕刻印刷的龙,图案印色分为红、黄、绿三种,面值不同。这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还不是几千年里服务于朝廷官府的邮驿制度的终结,但确是官、民共享的国家新邮政取代旧邮驿的开始。试办期间,由设在天津的邮务总办事处具体谋划,组织推广。两年后,海关书信馆易名海关拨驷达局。“拨驷达”为英文post译音,意即邮政。又过了四年,为适应业务量的发展,拨驷达局从海关公事房迁入新建的大楼。至1897年即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海关拨驷达局原地不动换招牌,改称大清邮政津局,完成了从海关试办向建立邮政官局的过渡。这部书稿写到了“客邮”。“邮”冠以“客”,是指当年西方列强及东洋日本,在中国非法建立的邮务机构。其“使用自己国家的邮票,并在邮票上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加印‘中国’或中国的相关地名,这种邮票被称为‘客邮邮票’”。由此也可以讲,推出了大龙邮票的海关邮政,对于“客邮”泛滥,是一种排斥。人们常说,近代百年看天津。这其中,机器洋务、炮台国门,还有那风云狂飙的血与火,历史五味杂陈,屈辱与抗争并存,令人难忘;而近代邮政肇始,大龙邮票发行,也是挺亮眼的看点。

发行邮票是一种文化积累。随年月而不断增量的邮票,以严苛的选题筛选与考究的票面设计,将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汇为海量的图像数据库,在服务邮政的同时,造就了庞大的集邮群体。牵头试办邮政、谋划大龙邮票的城市,不乏集邮故事。如在国际国内邮展上屡获大奖的林崧,如上世纪40年代编著中国第一部邮票史书、50年代出版《中国人民邮票图鉴》首次系统介绍解放区邮票的黎震寰,文华先生的书稿中都有述及。书中介绍最早的邮展、早期的集邮组织和邮刊,对津门集邮史作了回顾。

邮票与天津,这话题饶有趣味。话题所及,三岔口是河海津沽的代表性景观,黄崖关被称为万里长城的“蓟辽天堑”,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是超百年的名校,侯德榜与“红三角”品牌是民族化学工业的骄傲,新中国建设塘沽新港,引滦入津助力城市发展,“水滴”体育馆曾举办第43届世乒赛,还有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报史悠久的《大公报》,等等。这是罗文华先生书稿的重头戏。他的构思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侧重文化,选择一些能够写出新意的交叉性题目,这就扩大了选题面。从《邓颖超与天津的深厚感情》到《西哈努克在天津谱写“第二故乡”》;诸如徐光启详记天津文庙、院士梁思礼在津的学生时代、法国元帅霞飞访津,美谈有之,史事有之,古今对话、中外交流,还写到动物园里的小象“米杜拉”,那是斯里兰卡总理代表该国儿童赠送给中国儿童的礼物。

作为资深报人,罗文华先生有过文化记者的从业经历,又多年编副刊,眼界宽,积累厚,文章好。他上小学时开始集邮,就像诗歌是文学少年的练兵场,集邮是许多收藏大家的入门课。文华先生集邮、集币、藏书、收藏紫砂器皿,有多种相关书籍出版。与先前不同,这部书稿侧重点在藏品之外。赏邮阅史说天津,是将邮票当作一扇窗。为了追求“窗含西岭千秋雪”的佳境,写作中邮品三项——票、封、片兼及,大量藏品支撑他的写作,完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书稿。

因笔者喜欢攒邮票,断断续续的集邮写作持续至今,文华先生希望我为他的新著写一点卷首文字。说起来,先有邮政史专家仇润喜的《信韵》,后有主打集邮小说作家王筠的随笔集,这次面对文华先生的《赏邮阅史说天津》,笔者已是第三次为邮友书籍作序。但愿今日的书写,能有些许推介意义,以推介这部在天津设卫建城620周年之际刊行的乡邦文史书。

2024年11月12日写于津门至随斋

(罗文华著《走街串巷说天津》《赏邮阅史说天津》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满庭芳

第五四〇九期

幽斋清供(中国画) 季家松

沽上丛话

女性诗词漫谈(十)

生命意识的书写

于家慧

历代女性文学中不乏青楼女子的身影,从唐代的“女冠三杰”李冶、薛涛、鱼玄机,到明末的“秦淮八艳”柳如是、李香君等人,均有情辞俱佳的作品流传。她们因种种原因沦落风尘,却也习得琴棋书画等才艺。虽然这些才艺多半是在她们被物化、被赏玩的生命中充当装饰,但文学和艺术毕竟是通往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她们用诗歌记录生活、表达情感,不同于闺秀需要有意识地遵从礼教约束,她们的表达往往更有破格越界之处。

她们会大胆表达对真情的渴望。如唐代鱼玄机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透露出一派天真热忱、直接坦率。她们也会控诉命运的不公,一片真情被辜负时,并非只会默默饮恨,而是要激烈地表达愤懑不平的反抗之意。鱼玄机的“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明代王儒卿的“郎心亦是浮萍草,莫怪杨花易逐风”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既然你三心二意,就不要怪我另寻所欢。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可谓骇人听闻。明代金陵青楼女子朱澜有一首《看剑》诗:“簇簇芙蓉锷,寒光不可亲。柔心持自遣,侠气对逾真。照面春山蹙,回眸秋水新。时时勤拂拭,欲拟薄情人。”诗中塑造了一位刚烈凛然的侠女,一改弃妇怨郎卑怯无助的形象,利剑直指负心薄幸之人。朱澜或许无法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但却借此诗留下了她桀骜不屈的呐喊。

其实我们的先民早就有一种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诗经》中的《国风·郑风·褰裳》写一名女子责备情人变心:“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如果爱我,自然会来找我;你不爱我,难道就没有旁人来爱我了吗?这种自尊自重自信的精神在后世日益严苛的社会规训下渐渐磨灭,却在青楼女子率真的诗笔下回归。

上文述及的一些青楼女子都不以文学名世,只有零星一两首作品留存,而唐代女冠诗人薛涛却是真正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其作品也因功力深厚、感慨深远流露出更为深邃的生命意识。薛涛字洪度,年幼时随父入蜀,后入乐籍。她能诗善书,历事十一镇,曾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下赋诗侑酒、处理公文,时称女校书。她晚年居浣花溪上,着女冠服。薛涛经历过无数辛酸悲苦,难得的是,在如此处境之下,她的诗总有一股生机,一股英气,琳琅满目,嗟赏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诗人的天赋。

在薛涛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著名的薛涛笺,便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她好写小诗,当时的纸张尺幅太大,她便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种适合写诗的小笺,并染成娇艳的红色。浪漫美丽,风靡一时。有一天,一个姓辛的官员派人送给薛涛一枝梅花,薛涛写诗酬答:

酬辛员外折花见遗

青鸟东飞正落梅,衔花满口下瑶台。

一枝为授殷勤意,把向风前旋旋开。

这首诗没有什么深意,就是答谢别人送了她一枝花。青鸟衔花下瑶台,把送花这件小事形容得仙气飘飘。“把向风前旋旋开”,竟让人在文字中看到一朵花在风中缓缓绽放的样子,生机盎然。离树的花枝本来已经没有生命了,但它在薛涛手中还要“旋旋开”。无意间流露出一种作者自身所禀赋的生命意识:哪怕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要在能美丽的时候尽情美丽。

薛涛的诗品格很高,由于身份,在酒席上活跃气氛是她分内的事,很多时候与人酬赠往来,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展开。而她写出的酬赠之作,居然丝毫不见媚态,也完全没有自轻自贱的意思,如以下这首酬赠诗:

翩翩射策东堂秀,岂复相逢豁寸心。

借问风光为谁丽,万条丝柳翠烟深。

在这首诗中看不到男女之别、身份之别,只有真诚的欣赏和深深的思慕,坦荡爽朗,情意万千。薛涛拥有一种不受外界环境渐染的生命的本质,出淤泥而不染。在她的生命之中,有一种颇为自矜的贵气不时流露,就像尘土中的柳絮偶被天风吹起,仰头看一看高处的风景。而薛涛的诗,就是这个命运坎坷的女子在艰难处境中绽放出的生命之光。

(于家慧的系列文章“女性诗词漫谈”已刊发完毕。从下期起,本刊连续刊发魏暑临的系列文章“红楼微语”。——编者)